

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

● 安居香山 著

● 田人隆 译



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

安居香山 著
田人隆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

安居香山 著 田人隆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保定科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25印张 140,000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55元

ISBN 7-202-00978-1/B·73

纬书研究和安居香山

(校者序)

本书中经常出现的两个基本概念，是“谶纬”和“纬书”。相信大多数的读者，初看到这两个词儿的时候，会感到茫茫然一头雾水，莫明其义。还有一部分比较熟悉秦汉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读者，脑海中会涌现出这样的评价：“谶纬，是一种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分成谶和纬两部分)。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对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也就是纬书)。”这是《辞海》所下的定义，代表了中国思想史界比较普遍的看法。

例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七章《汉代白虎观宗教会议与神学思想》中说：“谶纬在战国以前是没有的，约在秦、汉之际才制作出来。这些书到了隋代大都毁禁不传，余有不少佚文，散见各书。谶是符谶、图谶，是借助于经义而附会的一种变相的隐语，从秦代开始利用这种预兆吉凶的符验，来为王朝统治者服务，史称‘秦谶’。纬对经而言，是解经家在经的章句以外附会出的一套迷信，利用来为汉代政权编排统治合法化的根据，如汉为火德，承尧之绪等等。汉代各经有纬，史称‘纬书’。因此，图谶纬书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人民出版社，1967年)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后出，对谶纬的介绍也更全面、准确一些。在其秦汉卷中辟有《纬书综述》专章，说道：“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这是一种古老的迷信，在历史上早就产生了。《史记·赵世家》：‘秦谶于是出矣’。所谓秦谶，指的是上帝于梦中告诉秦穆公的一条预言。秦始皇时‘亡秦者胡’

也’的预言，‘祖龙死而地分’的刻石，陈胜起义时‘陈胜王’的鱼腹丹书，也都是谶。这些谶都和儒家的经义没有关系。纬对经而言，是用神学来解释经义并且把这种解释托之于孔子的书。纬只有在把儒家经典奉为神圣以后才能出现，比谶要晚得多。《汉书·李寻传》：‘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纬最先见于史籍记载，不早于成帝年间。……但是，当谶纬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二者就完全合流，根本无法分开了。纬必须编造大量的预言才能神化自己，谶也只有依傍经义才能收到宣传的效果，从现存的材料来看，纬中有谶，谶中有纬，其实都是一回事。”（人民出版社，1985年）

以上所引，学术性较强。现在试举几个历史上著名的实例，来说明谶纬的性质。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征发贫民戍边，陈胜、吴广等900人因天下大雨，道路不通，困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按秦法，戍边误期，将处斩刑。陈胜和吴广商议说：“反正逃不脱一死，不如为国而死！”于是，将写上“陈胜王”三个红字的帛塞进鱼肚子里。戍卒们买了鱼来吃，发现了这件帛书。夜里戍卒们围着篝火，又听见附近有狐狸学人话，大叫“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相信陈胜是上天指定的领袖，于是跟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拉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里的帛书和狐狸叫，传播的都是谶语。

新莽末年，社会动乱，绿林、赤眉等军并起。南阳豪族首领刘秀控制河北一带。公元25年，刘秀的老同学强华献“赤伏符”，其中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赤伏符》，是一种成形的谶语集，后编为纬书的一种。刘秀的部将以此为凭据，拥戴刘秀为天子，建立了东汉王朝。

元、明以来，流传一种叫《推背图》的谶书，相传为唐初天文学家、术士李淳风和袁天罡所撰，有60幅图象，每象之下附有

谶语，预言历代兴亡变革，民间有多种藏本。明、清以来民间又流行一种叫“烧饼歌”的预言歌谣，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正在吃烧饼，军师刘伯温（刘基）到来，以此歌预言后世的治乱，故名。近年来又有“龙年不祥”之类的传说。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谶纬的余绪。

十年以前，我对谶纬的认识，大致就是以上所说的内容。直至1980年，由于张政烺、李学勤两位导师的启发，我选择《东汉碑刻与谶纬神学》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当着手搜集资料时，才发现由于东汉以后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严厉禁绝，曾在汉代隆盛一时的纬书，早已散佚殆尽。明、清间有若干种辑佚书问世，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孙穀的《古微书》，清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易纬八种》，赵在翰的《七纬》、乔松年的《纬攷》等。尽管如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纬书资料，仍然是片断零散、杂乱无章的，要研究它、了解它，困难很大。现代学者如周予同、刘光义、陈延杰、姜忠奎、顾颉刚、楚图南、翦伯赞、侯外庐等虽有论述，但限于眼界，都不够充分和准确。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陈槃先生（现居台湾），是在谶纬研究方面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用功极勤，贡献也巨，但所使用的纬书资料仍很有限。所以当我获悉有两位日本学者多年来专攻纬书，从辑佚、整理到研究，成果极丰富时，那种喜出望外的兴奋心情，至今难忘。

当时获睹的，是安居、中村两位先生合著的六卷八册的油印本《纬书集成》和《纬书的基础研究》。《纬书集成》是一部汇集纬书佚文并加以分类整理的辑佚书，它不仅综合了中国历代学者的辑佚成果，而且增补了许多中国和日本古籍中的佚文。稍后，两位先生重加增补、校勘、订正、索引，编成《重修纬书集成》六卷八册，由日本明德出版社陆续铅印发行（除《春秋纬》下册，均已出齐）。这是迄今为止汇辑纬书资料最为完备的集大成之作。凡研究纬书者，凡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汉代思想者，凡对中国的神秘思想

及民俗、科技史有兴趣者，都不能不认真地读这部书，否则就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目前，世界各大图书馆，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中，不少已将此书列入收藏。《纬书的基础研究》（日本图书刊行会，1976）分为思想、资料两篇。思想篇由安居香山撰述，概述了纬书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课题，探讨了纬书的形成及其符命观、孔子观、宇宙观、地理观、社会历史观，与佛教的关系等问题；资料篇由中村璋八撰述，评述纬书资料的辑佚历史、现状，介绍了他们对纬书资料进一步发掘、研究的成果等。读了这两部著作以后，你会发现纬书思想极其丰富，在其荒诞的外衣之下，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社会内涵。

由于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时，从这两部书中获益良多，论文打印以后，我就冒昧地将论文寄给两位先生请教，从此开始了八年之久的忘年之交。两位先生态度诚恳、热情，给予我许多帮助。中村先生的研究专长在古典哲学文献的校勘、训诂、研究方面，近年来除了纬书以外，他还对《五行大义》、《菜根谭》、道教文献、日本阴阳道书等典籍作过精细的整理。正是在中村先生的启发下，我对《菜根谭》这部风行日、台而在大陆遗忘已久的著作产生了兴趣，与陈海龙先生一起对该书的版本源流、著者生平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考证。安居先生是一位“把纬书当作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毕生致力于谶纬学的学者。正因如此，他对纬书的研究，具有多视角、多层面的特点，著作甚丰，在纬书学研究和推动纬书学的独立、引起国际学术界对纬书学的浓厚兴趣等方面，他是无愧于“前无古人”这一评语的。当他知道在中国也有年轻人有志于纬书研究时，极为兴奋，一再鼓励我成为纬书学的专门学者，并作为特别约稿，将我撰写的《纬书与西汉今文经学》收入由他主编的《谶纬思想的综合研究》（日本图书刊行会，1984）。遗憾的是1981年踏上工作岗位以后，由于种种因素，无法把精力集中在纬书研究上来，虽在秦汉史、政治制度

史、民间信仰、古典文献整理等方面有一些成果，但计划数年的《谶纬和中国文化》、《谶纬和中国社会》两个题目迄未动笔。如今能有机会把安居先生的新著《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借此进一步激发中国学者对纬书的兴趣和深入研究，对我数年来的负疚心理，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以下简略介绍安居香山先生的经历：

- 1939年 毕业于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 1941年 毕业于京都佛教专门学校(今名佛教大学)
- 1944年 毕业于大正大学文学部中国哲文学科
- 1945年 进入大正大学研究科
- 1951年 东京文理科大学助教
- 1953年 东京教育大学助教
- 1957年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学习(文部省内地留学)
- 1959年 大正大学讲师
- 1964年 大正大学副教授
- 1971年 大正大学教授
- 1977年 获授文学博士
- 1984年 大正大学文学部长
- 1987—88年 大正大学校长

安居香山先生的著作，除了前面介绍过的《重修纬书集成》、《纬书的基础研究》、《谶纬思想的综合研究》以外，还有《纬书》(明德出版社中国古典新书丛书之一，1969)、《预言与革命》(探究社，1977)、《纬书的形成及其发展》(国书刊行会，1979)、《中国神秘思想在日本的发展》(第一书房，1983)等。在日本的学术界及中国的思想史界，安居先生的主要著作都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我们现在介绍的《纬书和中国的神秘思想》是其最新成果，1988年由日本平河出版社出版。日本《朝日周刊》于88年11月11日发表加地伸行的书评，题为《被视为理性主义的儒教之神秘主义侧面》。书

评认为：虽说道教是中国神秘思想的主流，但儒教中也有神秘思想的成分，其中被称为谶纬思想的思潮，从公元初至9世纪间，长期占于社会思想的有力地位，隋唐时才被视为迷信，为儒教内部的理性主义派所排斥。本书的著者，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一贯地研究谶纬思想的第一位学者。本书概述关于谶纬思想的知识，既适合于一般读者，也是优秀的专门性著作；不仅对研究中国思想史有用，凡有志于研究东北亚文化者都应一读。儒教不仅有知性的一面，也有感性（“情”）的一面。在纬书中出现的孔子，具有诉诸感性认识的咒术家、占星师的形象。谶纬并不把宇宙变化看作自然的运行，而是受天的意志支配，并与人类社会的活动相联系，并以阴阳五行原理加以解释。谶纬思想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古代的阴阳师和历博士等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著者通过丰富的实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具体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助于读者了解和认识谶纬。当前正是神秘主义重新抬头之时。始终讴歌理性主义的现代社会步入死胡同，促使人们从别的方向去寻觅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认识正确与否姑且不论，要想客观地了解历史上的神秘主义，本书当是绝妙的向导。再者，亚洲四小龙与儒教的关系，最近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值此之际，了解作为理性主义的儒教的另一侧面而存在的谶纬思想，对于认识儒教的本来面目，就更有意义了。

加地伸行的评介比较简略，以下我想作些补充。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内涵丰富，综合了著者多年研究的主要心得。所阐述的专题，可以说即使对专家而言，也是枯燥琐细的，但活跃的思想，深入浅出的笔调，令一般读者也觉得饶有兴味，是本书的又一成功之处。在学术著作出版太难的今日中国，这种经验是很值得借鉴的。本书主要阐述了纬书的性质，纬书与儒学的关系，纬书与道教的关系，纬书的自然观以及它与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医学的关系，纬书与阴阳五行、灾异祥瑞等观念的关

系，纬书与古代政治斗争、社会历史的关系等。

本书指出，谶纬并不是儒学的异端或对立物，而是儒学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汉代，实际上是儒学的主流，在社会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纬书则是东汉时经过整理、定型化了的谶纬集。现存纬书资料中，与天文历算有关的内容占一半以上。我认为这决非偶然。天文历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农耕社会最先发达的自然科学，往往是天文历算。汉代的知识分子，不少都掌握天文历算知识。在那个时代，天文学和占星术也往往不能分家，按照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天象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善观天象者，常能对气候、生产环境以及收获乃至人类的政治、社会前景作出预测。以预占吉凶为特征之一的纬书，收入大量天文历算知识是不足为奇的，其中有些内容还代表了汉代天文学的最高水平。如《春秋元命包》记载：“天如鸡子，天大地小，表里有水，地各承气而立，载水以浮，天如车毂之过”，这是宇宙生成论中的“浑天说”；“月为阴精，体自无光，藉日照之乃明”，据此解释月之盈亏。《尚书考灵曜》记载：“地恒动而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这种朴素的“地动”说，在科学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

本书在谈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时，以中医学为例，提醒人们不要简单地将阴阳五行观念视为神秘主义的糟粕，读来颇有趣味。著者指出，在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中，人和许多生物一样，与自然形成一种共存的格局。因此，自然变化，同样要影响生物，并在生物的变化中反映出来。生老病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现象，阴阳五行思想在形式上将这种自然现象体系化，构成中医学的基本理论。现代医学的发展虽日新月异，却忽略了人作为生物与自然界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如果将人的肉体看作是一种生物体的话，就应站在中医学的角度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联系。

书中谈到“中国革命”（这里的“革命”指“革天命”，也就

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特点,著者认为,自古至今,历史上都活跃着一批运用种种方术的预言家,有时甚至发生由于预言家的预言而导致历史潮流转向的事例。远的不说,希特勒就是听信了占星师艾力克·哈纳生的预言,从而产生了称霸世界的野心。其下场之惨酷,世人记忆犹新。在纬书中有不少预言王朝、政治人物命运的预言,可称之为“史事谶”。这类谶言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关系密切,有时对历史的进程会发生富于戏剧性的重要影响,甚至左右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东汉末年以后,虽然屡遭禁绝、镇压,但因其基本观念与民众的神秘信仰合拍,长期在社会底层流传。不弄清纬书思想,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和总结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

我还应该提请读者诸君注意:以谶纬思想的内涵之丰富、深刻,仅就本书的篇幅,是不可能完全概括的。安居先生毕生致力于纬书研究,对汉魏六朝的思想史资料相当熟悉。但如果赋予谶纬广义的界说,就可以这样说:自上古乃至现代,谶纬思想始终是中国神秘思想的主流之一,先秦为其萌芽期;汉代是其全盛期;魏晋南北朝屡禁而不绝;隋唐以来退出庙堂,见弃于精英文化圈,但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中仍继续流传,并与各种民俗信仰、秘密宗教结社合流、渗透,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所以对纬书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下面我可以谈得更具体一些。谶纬思想作为中国神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对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影响以外,主要有两个流向。一是流向统治层、知识层,其内容近于哲学;一是流向民众,其内容近于巫术。先来看看后一种情况。应该指出,纬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虽然显得格外荒诞、迷信,却是研究神话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极好素材,还包含了古代民众在长期的劳动生产中积累的一些生活经验。关于女娲、烛龙、轩辕、神农、伏羲、仓颉、禹、西王母、湘夫人等的神话故事,散见于《春

秋纬》、《易纬》、《河图玉版》等纬书中。中国民间的巫术信仰，除了鬼神、占星外，还包括禁忌、岁时、物候（五行占）、相术、堪舆（风水）等，这些在纬书中或多或少都有表现。例如《易纬通卦验》：

清明庶风至，荠菜花。不花，人多伤目。

芒种蝉始鸣。蝉不始鸣，婴儿多灾。

大雪寒花融。寒花不融，大水将至。

《孝经援神契》等也有许多佚文，谈星象、气象、物候与农事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视天时、物候、农事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传统，根据天时、物候的异常，推测将会造成的农事、人事损失，恐怕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迷信吧？

《易纬通卦验》：

正月五更，人整衣冠于家庭中，爆竹，帖画鸡子，或缕五色土于户土，厌不祥也。

这是民俗中的岁时禁忌。

《礼纬稽命徵》：

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魍魉；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常以正岁十二月，令礼官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纁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雉以索室，而驱疫鬼，以桃弧苇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疫殃。

这里描绘了一幅生动有趣的古代风俗画。这也属于岁时民俗。

《孝经援神契》：

太山天帝孙，主召人魂。

东方万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长短。

这一信仰演变到后来，创造了主宰阴间鬼魂的东岳大帝，坐镇泰山，雄踞十殿阎王之上。

《河图括地象》：

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此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

郁、垒后来成为民间最早流行的门神。

纬书中保存民俗素材最丰富也最有趣的要数《龙鱼河图》：

东方泰山君神，姓圆名常龙；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灵峙；西方华山君神，姓浩名郁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寿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

东海君姓冯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隐娥；南海君姓视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灵名素简；北海君姓是名禹帐里，夫人姓结名连翹；河姓公名子，夫人姓冯名夷君。有四海河神名，并可请之呼之，却鬼气。

发神名寿长，耳神名娇女，目神名珠殃，鼻神名勇卢，齿神名丹朱。夜卧三呼之，亦患亦便呼之九过，恶鬼自却。

妇人无以夫衣合集浣之，使之不利。

埋蚕沙于宅，亥地大富，得蚕丝，吉利。

以一斛二斗，甲子日镇宅，大吉，致贼千万。

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令人毕岁无病。

七月七日，晒暴革裘，无虫。

合乌鸡药，是七月七日，取乌鸡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涂面及遍身，三二日肌白如玉。此是太平公主法，曾试有效。

岁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头发少合麻豆，著井中，祝敕井吏，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温鬼。

白马玄头，食之杀人。下病食马肉，亦杀人。

以卖马钱娶妇，令多恶病，夫妻离别。

悬文虎鼻门上，宜官，子孙带印绶。悬虎鼻门上，周一

年，取烧作屑，与妇饮之，二月中便有儿，生贵子，勿令人知之，泄则不验也。亦勿令妇人见之。

犬狗鱼鸟，不熟食之，成瘕。

冬以腊月，鼠断尾。正月旦日，未出时，家长斩鼠，著屋中祝云：付敕屋吏，判断鼠虫。三时言功，鼠不敢行。

黍米糜粥合糲中，食病杀人。米食不可合糲，食洞下，杀人也。

上述内容，不全是汉代成文的，也有汉代以后陆续增补的。各种禁忌、信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心态。

现在再来看看流向统治层、知识层的谶纬思想。这一部分包括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特点是都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为基本框架，以预占吉凶为譬喻手段。这方面的内容，《纬书和中国的神秘思想》中已有较多展示。例如书中介绍的天文占、宇宙观、中医学理论，都被纳入纬书的自然哲学体系，须要指出的是纬书中这方面的思想素材还很丰富，大有深入开掘之必要。政治哲学方面，书中主要介绍了纬书的祥瑞灾异思想和王朝革命（五德循环）思想。我想就此稍作发挥。

中国古代史官注意记载物候、天象等自然现象的特殊变化，是出于对大自然的恐惧以及摸索自然规律的兴趣。他们观测到某些现象会导致自然灾害，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君主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渐形成。如何才能既维护君主治国意志的权威性，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率运行，又加强对君主决策、施政过程的监督，防止其不顾统治阶级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违背统治阶级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和道德规范，滥施权威，君主权力无限膨胀，便成为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极其关注的命题。著名思想家孟轲从“君权神授”的天命论角度，对此命题进行了论证：一、天下只能由天授予，天子不拥有对天下的所有权。二、天既能予之，亦能夺之，顺天者昌，逆

天者亡。三，这里所说的天，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天”，实际上是指民意、民心。如果为政不仁，不顺民心，就是违背天意，必将失去天下。由此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著名命题，甚至主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人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轲所说的民，主要是指整个统治阶级的成员。他还提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的循环命定论，从哲学上论证了改朝换代的必然性。《吕氏春秋》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恃君览》）意思是说，设立君主、长官是为了防止人民的互相争斗，为全社会造福。当天子、国君、长官各自利用其权力谋私利时，国家就会有兴废祸乱之变。所以它主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应同》）问题是当君主掌握绝对权力以后，又由谁来解释天意，裁决黑白呢？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开始利用自然界的灾变来规谏君主，告诉他们自然灾害乃是上天对君主失德行为的惩罚。这种天人相感的灾异观到了西汉董仲舒时，与阴阳五行理论相结合，发展成系统的“天谴灾异”论。董仲舒的理论，本书中已有较详细的介绍。西汉后期，政治腐败，外戚擅权，社会动乱。据《汉书·哀帝纪》记载，公元前3年，关东的大批饥民持西王母筹，到处流

亡，西入京都长安，与长安居民会聚，祭祠西王母，有些人持火把登屋顶，击鼓呼号，互相响应。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诞生的纬书，具有强烈的参预意识，直言不讳地指斥君主、外戚、佞臣，预言亡国丧主，天下将乱。如：

人主自恣，不循古，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春秋运斗枢》）

日蚀之后，必有亡国杀君，奔走乖离相诛，专政拥主，灭兵车，天下昏乱，邦不宁。（《春秋潜潭巴》）

主势集于后族，群妃之党横僭为害，则月盈。（《春秋运斗枢》）

贼星犯台垣，文人不得时势，山林必多隐逸。毛头星犯长垣，天下多流寇，人民不免兵火。……天鸡入守天田，天下水旱频仍，田无颗粒。柱史守定杓衡，人主怙恶不悛，臣下离心。（《河图帝览嬉》）

这一类预言在纬书中可说俯拾皆是，它们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王朝革命”的观念，西周以来已被引入政治思想领域。孟轲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循环论的形式，论证了王朝革命的必然性。战国思想家邹衍，进一步借用五行原理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创立了“五德终始”论。邹衍认为，帝王是有一定任期的；以新代旧是必然的；新王应由上天任命；王朝的更迭按五行相胜的次序，循环不休。这种历史观虽然以神学相号召，却能发挥非常现实的政治作用。秦汉的最高统治者都接受这种学说，以证明自己取代前朝的合法性。纬书将这种学说发展得更加神秘，更加充分。它认为：一，社会是依五行相生的次序不断发展变化的。二，帝王的任期是有限期的，决不存在千年王朝。终始存亡之期就记录在纬书中。三，为了保证封建统治的有效性，它继承了儒家的“传贤”思想，主张“天道无适莫，

常传其贤者”（《尚书帝命验》）。四，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主张政权更迭应采用“禅让”的和平移交方式。

“天遣灾异”和“五德终始”观念，虽然也可被最高统治者利用，但更多地成为皇室以外的权势集团、在野的政治集团对抗皇权、觊觎神器的理论依据，也常常成为被压迫阶级制造舆论、发动民众的工具。所以，每当中央集权不稳、社会大动荡之际，这方面的谶言就会异常活跃。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陈胜王”、“推背图”、“烧饼歌”之外，明末为李自成铺平道路的“十八子主神器”，亦属此类。正因如此，对谶纬思想的政治打击是先于思想、学术界的排斥的。即使在谶纬最为盛行的东汉，一些明哲保身的士大夫已阻止自己的儿子学习纬书，以防祸从口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代帝王，多利用谶言和五德说夺取政权，一旦登上宝座，禁绝谶纬往往不遗余力。卷帙浩繁、影响面广的纬书，隋唐以来竟散佚殆尽，难窥全豹，除了儒学的理性主义流派的排斥以外，不能不说是强有力的政治干预起了重要作用。

河北人民出版社近年来努力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们所出版的民俗学书籍具有鲜明的特色，在国内享有盛誉。我和他们已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经历，例如《中国民间诸神》、《神话仙话佛话》等。他们对选题的敏感性，判断学术价值的准确性，都令人惊叹。此次他们积极承担本书的出版，据我所知，专门介绍纬书知识的著作，在国内这还是第一部。相信今后他们还会把更多介绍谶纬及其他的古代神秘思想的优秀著作，奉献给广大读者。

吕宗力

1989年4月

于北京建国门内

滋味斋